

·微言微语·

“《商品房预售许可》审批权下放”。哪个国家还有这么奇怪... 潘石屹(企业家)

政府取消行政审批本身是

好事,这表明政府对一些非行政事务参与的减少,政府“少管些事”... 红星闪闪马拉糕(职员)

——红星闪闪马拉糕(职员)

儿子吃早饭,米饭落在桌上十几粒,我让他收拾干净... 张泉灵(主持人)

反复出现和普遍存在的问

题要在规律和体制上找原因。河南省交通厅十六年来四任厅长“前腐后继”... 罗崇敏(公务员)

(本报综合)

·微言微语·

一语惊人

“我愿意用自己一条命,换一张北京的考卷。”

——外地来京母亲苦盼异地高考政策7年。女儿即将高考,忧心如焚。

“内地城市的人现在已经没有资格住大房子了。”

——王石称,因土地资源紧缺,内地城市住宅将香港化、东京化。

“我现在恢复单身,有资格追求你了,一定要把你追到手。”

——浙江男子驾车坠河只顾自救,妻女溺亡后,第一时间致电情人。

“不是农村的、长相要好、必须30岁以下。”

——重庆74岁退休副教授征婚,要求女方年轻美貌非农民,称想生一对龙凤胎儿女。

“我只是太客气礼貌。”

——奥巴马解释在美国总统大选首轮辩论中表现欠佳原因,称下一场将对罗姆尼猛烈反击。

“电脑用多了,也该练练字了。”

——重庆大学生选错课后想重选,被老师要求抄3遍选课通知共6000字。

“如果想穿长裤,须填长裤申请表。”

——高雄一所学校规定女生只许穿裙装,换长裤要有理由且须办“长裤证”,经五道审批。

“我爱国,抵制日货。”

——西安重伤日系车主案嫌犯被警察从家中带走时,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就是想挑衅一下公安机关。”

——江苏小偷连续挖洞入室行窃,作案后用香肠摆“110”字样。

“回家发现有几只狗病了,给猫狗看病把钱花了。”

——北京一公司女职员截留22万公款用来喂流浪猫狗。

“哪怕再穷,我们也要在一起。”

——重庆男子携现任妻子照顾瘫痪前妻。

(本报综合)

你知道啥是“阿尔茨海默病”?

针对“老年痴呆症”这一名称带有歧视性含义。卫生部日前表示,其规范名称“阿尔茨海默病”... 《东方早报》

@棋兔兔:“老年痴呆”这个说法其实在民间早已成为贬低他人智商的通用词语... 疾病名称产生情绪上的排斥。

@疯大姐: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这个病的英文名,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叫老年痴呆症也不是什么歧视吧... 外来语生活中经常使用大家自然就知道了。

@剑胆琴心 zzm:对病人来说,他(她)浑然不觉,对家属来说,痛苦依旧,改个好听的名,还不如多为此个特殊群体多做点实事... 才是重要的。

@Miss\_Polo:不去从根本上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只希望通过这样那样的晦涩名词来掩饰,能解决什么问题?只能说明全民素质更有待提高,远大于对病症的重视!社会老年痴呆症更可怕!

@虎皮皮 1-李玮:医生对患者家属说你家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家属不解地问:这是啥病啊?医生说:老年痴呆症。(本报综合)

“讨薪”新闻发布会

近日,一段“民工召开讨薪新闻发布会”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位名为“苗翠花”的女子自称农民工,因天津汉沽殡葬管理所欠施工方1400万元而召开讨薪新闻发布会... 《新京报》



最近,一段环卫工受辱的视频走红。视频中,一名黑衣女在吃鸡蛋,把蛋壳一块一块往地上扔,环卫女工边扫边劝说,黑衣女却说:我就是来丢这里,你环卫工就是该干这个的... 《重庆商报》

泪洒风雨路

(百姓故事,书生意气)

●陈泉亮 著 ●吴家驹 插图

年岁渐大、身体渐衰,被褥再也洗不动了,只有任它脏了!铁蛋父母原有自己的和四个孩子的衣被要洗,自然顾不上谭多余的衣被... 谭多余在村里虽受孩子们的喜爱,但在家里却受到冷遇,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那还敢奢求儿媳去洗自己的衣被呢?

自从谭多余的孙女死后,谭多余更是受到冷落。媳妇倒不检讨自己迷信,害了自己的女儿,却怨公公命毒,克死了女儿,把怨气撒在公公的身上。谭多余老汉平时已忍耐再三,穿衣、吃饭、住房都不去计较,体谅孩子们的困难。不想自己的宽宏大度,并不为儿子和媳妇所

谅解,反而得寸进尺,嫌弃之情愈来愈烈。

长期的精神郁闷,使谭多余一改过去习惯,少言寡语,丢三落四。衣服不整,布扣总是扣错。经常鼻涕一把泪一把,如此模样,更遭儿子、儿媳嫌弃。闲暇时分,再也没有心思给孩子们讲神鬼的故事了。铁蛋家养的十只鸡,晚上进笼时发现少了一只,这下可找到向谭多余撒气的把柄,铁蛋娘指着公公大骂道:

“老不死的,养你有什么用:连个鸡都看不住,还不如养只狗,养只狗还给我摇摇尾巴!”

老汉反嘴道:“我就是不如狗,狗还有主人怜惜呢!”

只听“啪!啪!”两声,耳光打在老汉脸上,打得老汉一个趔趄,嘴角立刻渗出了血。老汉想还手,显然不是媳妇的对手,只好抱头痛哭起来。待到儿子回来,正欲向儿子申诉,铁蛋娘倒抢先说:

“咱们的鸡又少了一只,天天吃得饱饱的,连个鸡都看不住!”

铁蛋爹听到鸡又少了一只,顿时火起,附和着媳妇说道:

“我们养活着你,老二、老三都不管,每天也做点事,喂喂猪,管管鸡,总不能白吃饭吧!”

老汉一听儿子向着媳妇,欲言

又止,委屈只得咽下去,回房暗暗落泪!

老汉挨耳光以后,怎么也想不通,越想越生气。一股气憋在心里不能出,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

又是一个冬季来临,北风呼叫,光秃的树枝条,在寒风中颤动。寒风透过窗隙、墙隙灌进草房内,老汉的屋内格外寒冷,孤独的老人感到分外凄凉。长久的心情郁闷,老汉的神情恍惚,这天天一黑就倒床睡了。下半夜起来小解,突然晕倒,想爬也爬不起来,屎尿糊了一身。可怜一人在屋,无人知晓。只等到早晨,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独不见老汉过来。铁蛋说:

“吃饭了,怎么不见爷爷过来?”

“不用管他,他饿了还不会过来?”铁蛋娘说。

铁蛋并不听母亲的阻止,径直跑到草棚门口,推开门一看,惊叫道:

“爷爷摔倒了!爷爷摔倒了!”说着就哭了起来。

铁蛋爷见孙子来了,想说话就是说不出来。听见铁蛋的哭喊声,铁蛋的爹和娘放下碗,同时走到老汉屋内,见老汉一身屎尿,无法抬到床上。

“快用脚盆舀些水来,我给爹

身上洗洗!”铁蛋爹对铁蛋娘说。

铁蛋娘站立不动,还是铁蛋去兜了水来。见铁蛋拿的是自己的洗脚布,立即夺下,骂道:

“砍头的,只知道窝囊我,不知道拿别的来擦?”

铁蛋娘回去拿了一块破布,让铁蛋爹用。铁蛋爹给他爹清洗干净后,将他爹抬到床上,盖上漆黑的被子。从此谭多余瘫痪在床,说话不清。

开始铁蛋爹还为他爹清洗屎尿,时间一长,就没有那么耐心,隔一两天擦洗一次,再往后,三五天擦洗一次,最后干脆就不擦洗了,任其屎尿糊得满身满床。

这天,铁蛋爹把谭多余的身上、床铺扫擦干净,将他的两个兄弟和妹妹喊来说:

“咱爹每天屎尿在床,都是我家收拾。每天给他做饭吃,有时还得喂他。病这长时间了,不能老让我们两口子侍侍,你们两个兄弟、妹妹也当尽些孝吧!”

“爹的房子让你家住着,理应你家服侍!”老二说。

“爹的家具你们得了,一向都是你们照顾,不能有了好处你们占,有了难处往外推!”老三说。

“我一个女儿家,为爹擦屎擦尿不方便,还是几个哥哥担待了!”

妹妹也推得干净。

“你们出些钱,或者扛点米过来总是可以吧?”

“老三和我、妹妹,都是大家人口,那有余钱、余粮给?”老二说。

“不能让咱爹老这样扛着吧?”铁蛋爹说。

“扛着也活该!想起小时候爹打咱们那样凶,我的气就来了!”老二说。

“爹有什么好处,都给了你老大,我和二哥、妹妹得了啥好处?”老三振振有词地说。

“爹有点钱,都给了你们男孩了,我是一文钱也没有得到爹的!”他妹妹说。

老二、老三听妹妹这样讲,立刻赌起咒来。铁蛋娘一听这话火冒三丈,立即赌咒道:

“谁要得到爹一文钱,家里的人都死光!”

平时铁蛋娘和铁蛋姑就不和,两人先是对着骂,越骂越近,最后撕打起来。铁蛋姑不是对手,被掀翻在地,拽她的头发,撕她的嘴。老二、老三见妹妹吃了亏,欲上去帮忙,铁蛋爹赶紧将铁蛋娘拉开。铁蛋娘大哭道:

“你们这些人欺负我一个,我不活啦!”说着就往外面跑。